



北京郊区乡村 家庭生活调查札记

李 景 汉

27

27

A28252



2 018 8704 8

北京郊区乡村 家庭生活调查札记

李 景 汉



6004/9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封面设计：宁成春

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调查札记

李 景 汉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3.125印张 60,000字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900

书号 3002·232 定价 0.24元

出版说明

本书写于1957年。当时正值农业合作化高潮之后不久，对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农村形势怎样？农民的生活和情绪怎样？是大家都关心的事情。李景汉先生及时地深入到他三十年前曾经作过调查的京郊几个村子，作了实地考察，写出了这篇调查札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当时的情况，并通过今昔对比，热情歌颂了社会主义。它在反映农民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一系列可喜变化的同时，也提出了合作化后存在的一些问题，这在当时是有一定价值的。

现在已过去了二十多年。我国的农村经历了一些曲折以后，又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今天的情况与当年已大大不同。但是，及时深入地了解农民生活状况及其思想情绪，以及存在的问题等，仍然是我们应该时刻关心的问题。同时，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记载，对于了解当时的情况仍有其参考价值。因此，我们把它印出来，供有关关心农民生活状况的同志们参考。

序 言

一九二七年，我曾在北京郊外若干乡村调查农民的家庭生活。调查完毕，曾以《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为名发表了这次社会调查的成果。

一九五七年，我又回到三十年前曾经去过的那些村庄做社会调查。这乃是由于《人民日报》的同志的提议，请我在同一地区对于相隔三十年后的乡村社会再做社会调查，用对比的方法，显示新旧社会的变迁。我当时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室主任，欣然接受了这一很有意义的任务。

这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次调查了，可以说，是把以前几十年从事社会调查所得到的经验和心得，几乎都放在这次的调查研究中了。调查报告完成以后，《人民日报》在一九五七年春节后的三天内连续发表了该报告中的一部分，题目是“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外文的《北京周报》又予登载，这都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浓厚兴趣。以后，我又再次做了一些调查访问，补充了一些内容，这才把大部分调查材料整理而成一本小册子。

近年来，社会学得到了恢复，我才能把原来的调查报告整理付印。我想，作为史料及社会调查方面的参考资料，这部调查报告可能仍有意义。

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前途，我抱着无限的希望，从而也有一个想法，即希望能够在本书所调查的同一地区，再做一次调查。可惜我自己已达八十七岁的衰弱年龄，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期望对于社会调查热爱的，与我抱有同样愿望的青年，能够实现这一愿望，则著者企予望之矣。

李 景 汉

一九八一年六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言	1
一 引言	1
二 今昔印象的对比	5
三 实际生活程度的今昔对比	10
(1) 食品	10
(2) 衣服	14
(3) 房屋和家具	15
(4) 燃料	17
(5) 医药卫生	18
(6) 烟酒茶	19
(7) 文化教育	19
(8) 亲友应酬	21
(9) 信仰	21
(10) 家庭生活费用总数的对比和分析	22
四 收入、生产同生活水平关系的今昔对比	24
(1) 实际收入的增加	24
(2) 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关系	26
(3) 生产的增加	28
(4) 生产增加的因素	29

五 精神生活的今昔对比	33
(1) 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	33
家庭成员之间的总面貌	
男女在家庭中的地位	
夫妻之间	
父母和子女之间	
婆媳之间、姑嫂之间、妯娌之间	
其他成员之间	
家庭成员之间的精神生活转变总结	
(2) 亲戚之间的相互关系	49
亲家之间	
岳婿之间	
舅甥之间、姨甥之间、姑侄之间	
其他亲戚之间	
亲戚之间的精神生活转变总结	
(3) 风俗习惯	55
婚姻	
丧葬	
生日和起名	
一年到头拘守的习俗	
其他习俗	
六 高级合作化以后出现的问题	75
(1) 养猪养鸡等问题	75
(2) 缺零钱用的问题	76
(3) 自留地和副业问题	77
(4) 个人支配时间少了的问题	78
(5) 有些工业消费品质量低的问题	78
(6) 个别家庭的照顾问题	78

（7）妇女劳动保护问题.....	79
（8）进行思想教育的问题.....	79
（9）尚待发挥的潜力问题.....	82
（10）村容需要改观的问题.....	82
（11）节约问题.....	82
（12）民主办社问题.....	83
（13）大家庭制度问题.....	84
（14）男女找对象问题.....	85
（15）节制生育问题.....	86
七 结语	88

一 引 言

我对于乡间生活的了解，向来具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关于北京附近人家过着怎么样的日子，更加上一层关切的心情。这也是有原因的。一来，在六十多年前的 1894 年，我就出生在距京二十多里的一个小村里，自小就尝到了乡下人家生活的味道，到过郊区许多大大小小的不同村庄，串过各式各样的贫富家庭，也就自然地留下了直到今天还是很深的印象。二来，从三十多年前的 1926 年开始，我曾在燕京大学、农业大学和清华大学教书，又都教的是社会调查研究法及实习这门功课。且恰巧它们的校址都在北京郊区。因此，就在当时的京兆区域内继续不断地从事乡村考察工作，更几乎走遍了近郊的村镇。三来，我一生就格外喜欢乡间的风味及勤劳淳厚的农民。为要比较深入和有系统地来了解广大乡村人民的实际生活状况，我就立下了一个志愿，先从京兆里面的村庄开始进行罢。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又同时能够尽一点儿对人民生活现象进行揭露的作用，并可借以从实践中学习调查研究的方法技术。长话短说，我怀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就在 1924 和 1925 年里去到距京百余里的甄家营村住了几个月，反复地访问了许多家庭，了解农民的生活状态。从那地方亲自所见所闻与所感里给我的印象是：比我小时（光绪二十五、六年左右）所尝过的乡间苦味还要坏些。

中华民国没有比皇帝时代给这些农民带来什么物质或精神生活的幸福，而是每况愈下了。我曾在1926年发表的“京兆农村的状况”、“北京的穷相”、“北京平民膳食所含营养的分析”等报告，简略地暴露了当时一些显著的生活现象。紧跟着在同一年份，燕大学生十二个人和我用了半年的时间，举行了一次比过去较为周密些的关于1926年全年内郊区家庭生活程度的调查，包括圆明园附近的挂甲屯、马连洼、黑山扈及东村的一百六十四家。写出了一部“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的报告。这次调查给我的印象是：这当时号称“首善之区”，近在咫尺的乡间生活和距京较远的乡村生活两相比较，并未见得好些，而是所差无几的。

1956年的中秋节前夕，我接受了《人民日报》的一位同志的意见，再去观察一下已往熟悉的北京郊外的农家，来把过去的旧面貌同现在的新面貌作个鲜明的对比。老实说，我当时是在很犹豫的心情之下决定的。这是由于：一来，从解放以来，除看报和偶尔经过乡村外，我很久没有接触到村庄生活的核心，即家庭里面的生活状态；二来，今日已认识到从前些微做过的所谓社会调查，由于缺乏阶级分析的知识，未能反映事物的本质，也认识不清农村贫困的根源，也就当然得不到正确的结论。这些旧资料仅仅提供了一些表面的现象，并在我的印象里留下了一部悲剧的影片。下乡前，我翻阅了一些有关的陈年记录，立刻在我的脑子里充满了种种的回忆，连小儿时期的很多印象，也都历历在目。据说，这几年来，郊区农民的生活大大地变了样儿了，可是究竟大到了什么程度呢？现在他们都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住的是个什么样子呢？亲属之间

的关系，婚丧、年节、信仰等种种有关精神生活的状态到底起了哪些变化呢？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问号涌满心头。这越使我感觉到这次访问的需要和兴味。中国的老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怕不认货，就怕货比货”。新说法也是对的：“事实胜于雄辩”、“事实是最好的证人，也是最有力的反驳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于是，我就立刻开始去观察我在1926年（也就是在三十年前）所调查过的一些村庄，包括在圆明园附近的挂甲屯、马连洼和黑山扈，稍远的东村、西北旺和东北旺。我首先在这几村所属的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所管理的一带地方，做了一个大概的观察，借以略悉它们的背景和一般的状态，避免“只见木而不见林”的毛病。但为要着重调查居民的实际生活，就按照适当的比重，在原属各阶级成份及现在家庭经济情况有所不同的农户中，访问了近五十家，对于能够代表一般物质生活水平的典型人家，格外进行了较为仔细的交谈和深入的体验。至于精神生活方面是按照可能掌握的时间和精力，尽量做到较为广泛的访问观察和多方面的接触窥视，取得了一些基本上大致接近事实的真相。由于劳动力都在白天忙于工作，我不愿耽误他们的生产和打搅他们的休息，就决定尽量迁就他们的便利，在较空闲的晚间去做家庭访问。他们那种尽其可能来满足我要得到资料的愿望的耐心合作，使我这种好象打破沙锅问（鑿）到底，连我本人也感觉实在有点儿噜嗦的谈话，竟成为愉快的交谈。满屋子炕上炕下、门里门外、甚至满院子的人常常哈哈大笑起来，打破了乡间黑夜的寂静而往往谈到深夜。当时真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气氛。可是自古“天下没有不散的宴

席”。散后，老乡们还陪我到村边，说声“欢迎再来”而告别。在万籁俱静的几十里归途中，我在默思着方才所见所闻，莫非是作梦而不是现实，即或是作梦，也是一场好梦！

自从1957年2月初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几篇调查材料，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和鼓励之后，我就继续从事深入的和规模较为大些的调查研究，直到目前（劳动节）尚在进行中。现在抽出其中较为突出的一部分现象，精简地整理了一下，先粗枝大叶地写成这本小册，借以早日就正于关心和熟悉农村生活的同志们。

提起笔来，真觉千头万绪，不知下笔从何说起。为要避免我在过去不写东西则已，一写就是一大片统计数字的旧习惯，我决定先从访问的一些感想谈起罢。我首先感到的是“不虚此行”。在这次访问中老乡们所给我的认识和启发，真如上了一内容丰富的大课。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观察过他们从前生活的状态，或从解放后才同他们有所接触，他的感觉多半和我的大不一样。由于我对他们过去的生活面貌是那样的熟悉，而对于近七年以来的生活面貌却是如此的陌生，因此，我好像是从一个世界突然来到另一个世界——虽然还是那同一个乡村，甚至所碰到的住户也是原先的老住户。不胜今昔之感的并不仅是前后事物的表面现象大不一样了，而且事物内部的本质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这并不是说，我今日所看见的生活状态是了不得的美好，或是已经达到人类需要的理想水准，而是说：我看到今日生活的新面貌，再回忆昔日生活的旧面貌，在两相对照之下，只要是一个具有正常人性的人，我想不能不有惊奇之感。我在从前所看到的这几个村庄，真好

象是几株枯萎的果树，而今日所见到的，虽然尚未花枝招展，而已确是青枝绿叶，花苞满树，即将开放艳艳鲜花，挂上累累果实了。回想我刚能记事的小儿时期，庚子 1900 年左右，那时乡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是低得够受的了，但还能勉强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不幸，之后由于受到国内外的双重剥削，农民的生活日趋恶化，降到饥不择食，糠菜半年粮，过着仅能生存的悲惨生活了。我尚记得：三十年前那种局面曾使不少的人在徬徨失望中度岁月，有“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感，而在三十年后的今天，竟使我真如踏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二 今昔印象的对比

究竟，今昔的对比在那些方面使我能够发生这样惊奇的感觉呢？让我先以鸟瞰式地把在我脑海中活跃着的大小的一部分印象列举出来。其中包括：一方面好象连续吐出的过去的苦水，另一方面又似燃放的一串表现愉快心情的鞭炮。这些印象是以所感受的先后为序，而不是按其重要性为序列在这里的。

三十年前，我只能靠步行、骑自行车或驴去到这一带村庄，而现在附近村边都有平坦的公路了。在过去，这些乡间的一般人民对政治几乎是漠不关心，抱着谁管我就给谁纳粮的心理。在今日，当我到挂甲屯的第一天，正赶上村内人民在鼓乐喧天中，高高兴兴地选举了他们认为满意的人民代表。每

一公民都行使了他的这一个真正当了家作了主的光荣权利，并以生产积极性的实际行动，表示出对于这个喜日庆祝的献礼。在过去经过田边的时候，我理会到遍地成群的麻雀大吃谷穗，而现在所见的“老家贼”少得多了。过去是每逢进村就被狗包围住，且战且走，而现在是“常听鸡鸣，不闻犬吠”，也不必提心吊胆，可以畅行无阻了。过去是家家在夜间就把院内鸡笼等物放在屋内，也把街门、房门关紧，以免被偷。现在是连从前所需要的看家狗也用不着费粮食喂养，因为小偷儿已经很少了，也附带地解决了我耽心狗咬的问题。过去常常碰到蓬首垢面的叫花子，沿门讨饭，而现在连一个鹑衣百结的乞丐也看不见了。在过去，遇到很多的男女老少，穿着补丁落补丁的衣裳，且多数的儿童是一丝不挂地满街上跑。现在大人们一般穿着补丁不多或半新的衣裳，而儿童多半穿得齐齐整整地上学了。

过去，我从远路而来，进入一个普通人家的屋里座谈的时候，主人们往往是很客气的，竟把自己舍不得用，久存的一丁点儿茶叶末儿取出来招待我。这当然使我非常感谢，可是同时使我很不安的心情。因为这是这家的奢侈品，乃是为象丈母娘这类关系或不常来的近亲至友而储存的。再者，当主妇把这碗茶端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不知道喝好还是不喝好。是什么叫我犹豫呢？这是因为我有时理会到那个显然不常用外面蒙满了灰尘，里面状态推测可知的磁壶，还有基本上情况差不多的茶碗，主妇有时用一块近于黑色的抹布当面把连壶带碗的里里外外抹了又抹，随后，抓出一撮茶叶末儿放入壶内，就去抱一捆禾秸将大锅里放的水烧开，再用水瓢舀入壶内。最

后，一面斟上一碗热腾腾的茶水，恭恭敬敬地端到我坐近的炕桌上，一面道歉：“这么大热的天儿，大老远地来到我们这儿，不怕您笑话，没别的招待您，可不就是喝碗水罢！”有人心的和那时才三十多岁青年的我，处在那种情况之下，当时被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同时对那碗茶发愣，一边擦脸上的汗，一边心里作斗争。我过去多年的卫生教育，真把我害得好苦！当我听见“趁热喝罢”的那一刹那，我感到盛意实在难却，就端起来，一饮而尽。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又去访问这户人家的时候，记忆中的满屋苍蝇少得引不起注意了，所见到的屋内家具几乎是一尘不染，当主妇这次端上茶来的时候，我没有不安之感，因为我知道他们自己也常喝茶，更没有不放心的感觉了。

过去的普通人家一年到头吃着粗粮，而现在天天吃到白面或白米了。在过去，当我问他们每月或全年吃多少斤肉的时候，引起了想不到的误会，竟以为是有意和穷人开玩笑，而现在遇不到象这类的误会了。三十年前是只要将就着有东西塞入肚皮里，不至于揭不开锅就好。之后，在日人入侵的沦陷期间，用更难下咽的混合面充饥了。在一个普通人家里面，仅有寥寥可数的一些用具。现在不仅生活上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品大致应有尽有，而且使我大为惊异的是，加添了不少我在这些家里从来未曾见过的东西。这一方面是由于我的少见多怪，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对于过去的印象是：郊区的人们一向过着粗食不够吃，粗衣不够穿，漏屋不够住的艰苦生活，日常受着贪官污吏、地主、高利贷者等种种的剥削、压迫、侮辱的痛苦。现在恰恰与上面回忆中的情况相反。所有这些他们最厌

恶的人中恶兽，都在短短的几年内被消灭净尽了。一般人家都度着家给人足，至少是饱食暖衣的生活了。现在他们常碰头办事的是他们所欢迎的人民警察和关怀他们生活的各种干部。

不只这些从前害苦了他们的巨大吸血鬼都已经不存在，连一些害他们的小吸血虫也一一被除掉了。在过去，我去访问家庭，坐在炕沿上谈话的时候，有时爬入衣内的一种善跑的或一种长于跳的小动物，连串带咬，或还有飞来的小东西在脖子上钉上几口，也往往在返家时候带回了一种表面上象是很老实的小爬虫。我一生是怕这几种难与和平共处的生物。今日在这次访问中，在关于似乎是一些小事的方面上使我最惊讶的巨大变动之一，就是这些烦扰需要休息之劳动农民的臭虫、跳蚤、虱子、蚊虫等害虫，都在乡间人们的身上和屋内被消除了。仅有少数飞在屋外，但不可能造成“蚊声如雷”的声势了。再也看不到象从前靠篱笆坐着晒太阳的人们，把从袄裤内找出的虱子，一个又一个地放在口内，有时连咬它们所发出的声音也听得见。今日，在这些村庄里，不但“虱子多了不咬”的阿Q式的口头语已成过去，就是“账多了不愁”的老话儿也照样不适用了。说不定有人认为象这种小事情是值得这样大书特书的。可是这种似乎是生活细节的琐细现象的变动，也反映着是由于农村经济制度的根本变动而产生的果实。由于土地改革后，人剥削人的这一社会关系被铲除后，许多罪恶现象都因之自然地无影无踪了，正应了“树倒猢猻散”的这句老话。村内各种社会现象的变化都使我理会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正如中国的另一句老话“牵一发而全身动”，且可从